

牧  
萊  
脞  
語

牧萊脞語卷三

雲山古透陳

仁子

同備述

門人李

懋宣

揚廷輯

和歸去來辭

北窻高卧暗誦柴桑翁歸去來詞釋焉志世又  
間讀漆園翁內外篇若焉忘身故嘗論柴桑翁  
安乎天者也漆園翁游乎天者也今之士汨沒  
利名之塗顛倒死生之困繇童稚迄黃馘卹卹  
焉幾無所歸回顧二翁真若隔世因緝莊語和  
陶篇以自樂所歸云

歸去來兮溟滓齊物奚從歸眇雞蟲之失得泯鳧鶴  
之憂悲騎箕尾兮汗漫御冷風兮焉追混彭殤之均  
寄知堯跖之孰非逍遙不貸之圃澶漫無形之衣豈  
天地兮果大曷稊米兮真微我歸甚適勿駕勿奔莽  
蒼其野大塊其門塗卻似失導竅若存昭琴不鼓魏  
瓠奚樽和天倪以曼衍葆冲虛而厚顏悟栩栩之真  
夢比木鴈之終安驅六鑿之勃室止五兵之闕關隱  
槁梧而自塔筭濠鯪以同觀冥駢拇之附贅肯漱陸  
之往還會息黥於莢籟鄙糟魄之齊桓歸去來兮同  
造化以天游身榘株而勿滑心灰木以焉求孰南面

之果樂奚髑髏之堪憂視萬物之一馬小滄海之蛙  
疇園若飄瓦茫乎虛舟寄形稀韋之園馳精隱弁之  
丘脫牛馬之穿絡渺秋水之涇流畧响嚅之濕沫任  
死生之浮休已矣乎鴻濛廣莫無已時吾身無去亦  
無留將超象罔而問之覆載有紀極神遊無盡期躍  
身治而鑪錫撫心田而墾耔詠漆園之玄語和柴桑  
之妙詩下歸去來之注脚陽卻支離美足疑

責汨羅水辭

屈原仕楚為三閭大夫盡忠於國至襄王邇譏  
遠直遷原江南原不忍見宗國危亡自湛汨羅

而死予謂原忠臣也離騷九歌數千萬言侃侃  
忠蓋動天地感鬼神馮夷天吳預聞斯語亦必  
愴然當原墜淵以沒奚獨無波神陽呵陰護一  
援手出之深碧者忠臣既士宗國奚賴遂假文

責之辭曰

汨羅之水兮其色幽々沉彼忠精兮疇出諸溝藏抱  
不平兮悠然安流曾不若浙水之漂齊兮怒濤忿激  
成海潮 汨羅之水兮其逝油々瘞此忠骨兮骼齒  
誰收魚腹腹腰兮蘭芷包羞曾不若鄱水之溺賊兮  
魚鱉惡死蛟鼉浮 就其淺兮沙石清泚精魂冥々

兮吁嗟乎汨羅之水 就其深兮淵湫無底碧血沉  
沉兮吁嗟乎汨羅之水

茶陵懷古辭 五首

茶陵漢一小縣也地距中都差遠間人先正車  
轍履齒或不及以故古跡蕪沒鮮聞登臨訪覽  
徜徉興懷得其表 有闢世教者五事作茶陵  
懷古辭與好竒者商之

炎帝陵

炎帝非事遠遊蓋詢  
民之瘼而不忍捨

鴻靈兮紛幽肇火正兮千古商丘莽原隰兮食不乃  
粒肆耒耨兮力省而功稠穆滿兮駿遊羸政兮軼蓋

翰若烈山氏不遠萬里而遺履縵煙兮駕言焉求繫  
夙沙之稽顙兮荒裔重譯而噍連唳樓眇黃屋兮弗  
娛撫絃瑟兮遐軫乎嫠憂通晝市兮有無均質鞭百  
卉兮甘苦齊撥恫民瘼兮不寐寧驅馳兮措而而未  
休乘雲兮菟裘森清衛兮紛獨老此梧楸彼世之豢  
安於蠖濩兮又焉似心八荒其周流

赤松壇

赤松非好長生蓋媿  
世之進而不知止

雲之山兮澹以深壇之轟兮層青鬱松幢兮如御闕  
岫幌兮疑宿世匪渺兮仙靈渺珪組兮塊礪紛挹清  
風兮烟々尚喚醒兮借箸蹶項之謀臣白雲兮英々

霞為襪皮兮霧為巾仙乎仙乎餐水玉於皇代兮  
意萬世飲死於榮名鳩利腥之貪螳兮鑽祿牖之飛  
蠅苟得喪之芥蕙蕙兮曾不顧他視皇輿而沸滄溟  
虬下土兮坐塵心安羨兮長生將媿貪夸而砥濁世  
兮何尚無續取履翁從遊之素心

秦人洞

秦人非苦涉險蓋畏世之酷而不能處

我搯我筇兮洞深石齒兮蘚鱗々我憇我筇兮洞  
口崔條蟠兮山鬼嘯龕室兮陰窈叢薄兮相繆莽潛  
兮蚤々蝮々巖閣兮蚪繆何厭世兮寬敞獨穴處兮  
夷猶荃不揆兮中愉消謂輕生兮謬悠羗酷羸之未



饗兮甫箕歛而頭會鳩韋素而機阮兮灰六籍而瞽  
昧擊博浪而不諧兮饒吏日詠而加害與其極身於  
五木兮九瀕危而奚悔思芳名兮秦人撥秦人兮匪  
今若桃源之種桃兮奚意能長乎子孫

漢侯祠

漢祠非爲官爵盡思  
昔之德而不忍忘

浦有菱兮江有蘋烏楂兮鸕馴踞香火兮山深尚  
衣冠兮漢之人白馬盟兮牲釀岬河如帶兮山如  
礪何璽未再傳兮吳楚信而逆噬曾不念輔車之  
齒依兮蟲百足而奚艷晁錯籌而修兮主父襲而貴  
定王分而侯兮節侯析而裔安冠履之天經兮剖井

邑之九地衍恭儉之賸馥兮融桑梓之遺惠蹇興廢  
之何常兮寧折旋蟻封而免戾國三葉而竟除兮獨  
廟食千齡而勿墜夸夫兮恣之苟逐臙兮貪生溘汨  
沒兮埃壙孰貽馨兮千年神之留兮江沉之神之往  
兮雲冥之人之祠神兮豈貴王子侯之簪纓

馬王城

馬王非當應順蓋乘  
世之亂而不知分

策余轡兮神州跋余望兮椒丘粲江湘兮兩戒蠹雉  
堞兮荒陬問何王兮遺址粵馬氏兮相攸閑遭迴兮  
遐矚矚離堪輿兮悠之繁文軌之一家兮疇器岐皮  
而幅裂競搏強而騁驚傲兮匪應順而理愜城城

猗<sub>切</sub>吾躑躅於林藪兮潛蛻盤桓於湫穴時無聖明  
兮故大者王而小者竊嘅古今兮紛糾恣狙攫兮虎  
闕淒積塊兮斜陽孰皇圖兮綿久城基兮蛇駭拔草  
兮芊蕘主久易而名空存兮又焉用舐鼎而垂涎

牧萊脞語卷三

牧萊脞語卷四

封事

雲山古迂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李

懋宣

揚廷輯

甲戌擬應詔封事

臣聞天下勢而已矣國家駐蹕吳會且百餘年光景  
局趣氣象頽沓如跛蹇躑躅而不前也如土偶擁腫  
而不舉也如支離會撮指天而不堪役也公卿百  
職事顰眉束手日倥偬不暇給抑將聽其自趨而止  
乎草茅經生知有今日久矣竊預郡計階欲借方寸  
地指著前籌爲 陛下抗論天下大勢而春官沮格

無階而前伏覩明詔俾各言當世急務上自朝廷下  
逮衡泌皆得以言今何如時丙枕焦勞亦嘗往來念  
慮間否耶凡國之自立也以勢而敵之窺人國也亦  
以勢無形也而亦有定也握之爲真爲壯制敵而  
不病於應敵失之爲曲爲老應敵而不閑於制敵故  
制敵者每欲乘人之隙應敵者殆真罷吾之資制敵  
者自居萬全之地應敵者特倖一時之功蓋客主之  
勢然也噫勢一也我不自握以爲主顧縱之失之則  
弛張進退且惟彼所命非特不足制人而日夕應之  
者亦幾勞矣宇宙大勢必有所屬一國自有一國之

勢一時自有一時之勢不屬此必屬之彼不屬中國  
必屬之外敵故均是世也獨相推而爲之君均具耳  
目口鼻也獨相遜而爲之臣凡屏息惴惕航海奉珍  
絕幕避地而烈不敢犯者皆勢也是勢也天地不  
能造鬼神不能謀而挺然自異者人也方勢之所歸  
軒豁盛壯屹然難干如雷轟霆裂摧山岳而倒渤澥  
雖強國勇士莫敢睥睨而側視及勢之所去消索齟  
齟黯無晶光如霜摧雪壓振槁木而拉腐卉三尺童  
子皆敢易而侮之凡言地險而可畏者曰形勢人威  
而可服者曰氣勢臣尊嚴而可忌者曰權勢是皆有

所憚者若此况國乎國家有素弱而倏強者有素強而遽弱者非勢也人也春秋之國亦多矣當時大勢初無定屬姑以齊鄭較之齊最強鄭最弱非二國自異也勢與否然也齊自小白管仲晉理營丘日爲富強之謀三分其民盡東其畝而公與高子國子各將其兵天下大勢在齊雖環海瀕方五百里而糾合諸侯常雄制諸國而毋敢抗鄭介晉楚二境間欲附晉則楚伐之欲附楚則晉伐之缺修攘之遠略事支撐之淺謀民困於邠鄴之後財匱於屨屨之供而師亡將危於清人之刺天下大勢不在鄭雖以行人幣帛

奔走不給幾不能以支大國勢在齊則齊制人勢不在鄭則鄭疲於應人故立國者果不可無勢也國不可以無勢凡蒼然其光歸然其尊矜然其傲兀而難干精而仁義禮樂粗而紀綱法度未論也獨民也財也兵將也則勢所憑藉者也民不佞則日怯懦而勢以孤財不用則日消耗而勢以朽兵與將不精則日厥弊而勢以萎蕪搜剔因循掃除叢脞其裂也吾并之其頽也吾扶之其選悞也吾振起之有事制人無事不制於人何至今日攻某壁明日闚某堡羽檄晝馳郵鈴夜走弊焉應接不暇拂吾耳而騷吾心今



之敵窟穴淮壘投鞭江介敢於窺渡者非亢然若符  
堅之師佛狸之衆冒焉倉卒而謀我也用兵之道先  
觀大勢挾於我則我勝挾於敵則敵勝彼日夜窺吾  
勢也久亦覘吾所以制而應者何如也昔之攻蜀嘗  
一窺吾勢矣而鞭長不及馬腹聽其殘擾在再不前  
未嘗奮劉裕入關之威近之攻襄又嘗再窺吾勢矣  
而墮旣不肯復顧餽路纔通後兵莫繼未嘗祖周瑜  
攻樊之策通國上下恬若平時爲士者論安言計動  
談天人居官者抱子弄孫無復遠略農民工商又皆  
自謀其身之不暇 聖天子焦勞深苦甚欲圖百戰

百勝之舉而鼓之不起振之不立世方變藩闕戶持  
刃相向而室中之人酣寢孰視曾不知禍之臨乎其  
身亦何心也昔鄧艾總兵取蜀非劉禪庸材則百萬  
師可以坐縛曹操并兵江陵一當以周魯諸葛群豪  
則舳艫千里不煩一炬善謀國者為敵所窺而又以  
自窺固不可蹙縮如處女望而畏人者世有好議者  
自解曰彼地廣而強也我地狹而弱也夫彼之地廣  
非素廣也吾之地狹非素狹也皆積累之漸然也英  
雄豪傑之士不堦尺地寸土崛起而爭天下者何限  
而其自立於不可犯者非智工也非術神也非素有

而預富也皆其卓然自立故也民日聚財日積兵日  
練而將日選本根盛而枝葉肥也腹心固而容色澤  
也自有屹然難干者故國之立也不以地之小大而  
以勢之強弱自昔地大者莫如周而小莫如秦當周  
之初東有齊西有秦北有燕趙南有吳楚皆蒼姬賜  
履之封疆也其地非不廣也汝墳漢廣之民周之民  
也九貢九賦之財周之財也鄉遂之兵命卿大夫之  
將皆周之兵與將也東遠幾何時消粟若不勝衣陽  
樊不恤而民日離包茅不貢而財日耗世卿不選而  
兵將日恇怯故鄭伯中肩之橫不克報也楚子問鼎

之奸不克卻也晉請隧秦請黼黻之僭不克拒也使  
者弔問聘盟奔走諸國應命不給周之勢去而地固  
不見其爲大也秦之初牧芻汧渭之間東不得韓魏  
西不得羌蜀南不得荆楚北不得燕代溟津然僅得  
百里而君之其地非不隘也自孝公以來日討國人  
而申倣之修戰具務耕織而長勤其民開阡陌積穀  
粟而長豐其財上勇功爵戰鬪而長厲勵其兵與將  
六國之師嘗合從叩關西向攻秦而秦開關延敵諸  
國奔敗不及支秦方且出師以乘其疲秦之勢存而  
地亦不見其爲小也蓋嘗論周如萬金之家子孫承

襲務圖遊樂而不習積累之勤是以其家日趨於弱而難振秦如州郡之賈罷精負販弊衣儉用而不避櫛沐之勞是以其力日趨於強而不可支若以今日較之竊計 陛下境土首聯荆揚尾接川峽而中限長江內之安全而繁富者方百餘郡外之創殘而羈縻者亦不下六十餘州以縱橫開方之法折而計之比於周盛時有其半而秦立國之初特今三分有一者也嗟夫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泮、可以樂飢陳雖小猶可爲也僖公原無立志詩人譏之 陛下一旦憤起整頓孰肯千里畏人淪胥以微者至於曰

民曰財曰兵將皆勢所資而不容踈缺者臣請為

陛下更僕籌之世言今之勢不能強者皆曰民不足與有為也夫以來蘇之後而興商以壺漿之迎而興周當時人民非自天開地闢即為臣僕也亦旋々安集而固結之者也國家守列聖仁厚之脉傳世江左科役雖不免決無頭會箕斂苦於誅求之苛刑法雖不除決無羅鉗吉網酷於大獄之燒饋餉雖不絕決無三十石致一鍾痛哭於夫役之擾矧間歲慶恩蠲逋已責足固農民之心科舉賓興別貢學校足淑儒士之心土木之役不興關市之譏不征足安工商之

心是故宇下之民若子弟從父兄依、不忍捨常恐其國或猝然变故則赴之惟恐後因而用之則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可以祀夏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可以沼吳臣謂陛下欲強國之勢不病於民不足爲也世言今之勢不能強者皆曰財不足與有濟也夫以總結米粟不徵於五百里之外而九貢所入不過充庭儀品十之一二固不可比於後世用度之浩繁徵求之無藝也國家據有東南之地江淮漁鹽之息其所自煮也吳越鼓鑄之金其所自擅也建溪漢鄂茶祥之貢又其所自摘也有和買有折帛人不以抒

軸之空爲恨有和糴有招糴人不以新穀之糴爲怨  
有月椿版帳有經總制上供有酒課市租民不以均  
輸攤貸爲苦此外又有楮幣子母相權之術足以裨  
大半之賦若無濫賜之費宮室之費左藏府庫所儲  
浩、儘不乏取而用之則後元富庶武帝可以制匈  
奴正觀殷實太宗可以俘突厥臣謂 陛下欲強國  
之勢不病於財之不足爲也 世言今之勢不能自  
強者莫不以爲兵不足戰而將不足恃也夫以北府  
精兵勇捍無敵山西驍將精銳無前三代而下所以  
鉏群雄空沙漠者固不專假是人而後爲也國家之



兵將則又有可羨者自張韓劉岳厲兵閱士屹制兀  
木粘罕橫潰不可支之衝所以激驕墮而振孱懦者  
素矣大之督府以總其綱小之統制以列其目下之  
偏裨將校以佐其任幕屬聽其自辟金帛聽其自犒  
機宜戰功聽其自行便宜未嘗不悉閫外之事付之  
至於兵則有邊兵有屯駐兵足以扞牧圍於外有衛  
兵有禁兵有弓手士兵足於制不軌於內閱以騎射  
給以衣甲而又厚以妻子之俸是以沿邊雜戶皆有  
敵王所愾封狼居胥之想因而用之則居巢周瑜可  
以走操江東子弟可以破秦臣竊計 陛下欲強國

之勢不患兵不精而將不勇不足以有用也天下無  
靡然常弱之國亦無頓然自強之勢強不自強而強  
之成有自弱不自弱而弱之成有漸所以區畫而運  
量者特在 陛下一念間故民欲其聚則荆吳生聚  
之久可激昂而動盪也財欲其豐則山林川澤之產  
可抽那而支吾也兵與將欲其精則尺藉養給之素  
黃金橫帶之寵可鞭辟而賈勇也 陛下常念及此  
勢力稍完分沿邊爲五大鎮以其三當襄漢以其二  
出淮蜀淮蜀之偏師既出襄樊之重圍自解左執鞭  
弭右屬橐鞬周旋宛洛爲漢之絕漠唐之蹠血亦券

內事若翫而不立則絲棼百結以鱗解之難矣且  
陛下自以今之勢較之祖宗何如也祖宗時北不  
得燕冀則河北不可都西不得靈夏則關中不可都  
不得已建都汴梁無山河之險無金湯之勝所持者  
以河朔之衆為扞蔽以江淮之漕為命脉而又解藩  
鎮之權以任將精召募之格以練兵而為門戶藩籬  
南征北伐無不如意有天下幾二百年此折微弱而  
為盛強者也不幸一斲削於熙豐又不幸再破壞於  
紹聖大不幸潰爛於崇寧大觀而國幾不能以自植  
尚賴祖宗之靈天地之福獲有東南半壁傳世相承

今何如時未甚不可爲也一轉移之雖爲藝祖之征  
進不難韓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強易弱夫天下大勢  
苟出於天之所定則不可以力而致惟出於人之所  
遭則皆可以勉而求祖宗移勢之弱而制人今日安  
勢之弱而應人甚爲執事者不取也廟堂密勿間帷  
籌機速房者其於大勢熟矣臣愚尤以當自立者蓋  
陛下即位于今十年古今爲治期年而變三年而  
立五年而成今境土之蹙歲逼一歲運掉之難日盛  
一日暮燕之焚釜魚之遊若賈誼厝火積薪而未燃  
者今燃矣及今不自立它日雖欲北面臣妾亦不可

得也如臣之策三代忠厚之意固不可改而漢宣綜核之術亦不可遽指為刻薄孔孟仁義之談固不可少而齊秦富強之術亦不可鄙為功利固境內之民實府庫之財擇三邊之將而各練其兵不以虛文廢不以權奸掩如諸葛亮挈區區之蜀當強魏今年出雲中明年出五丈原使曹魏支吾之不暇而蜀亦有以自立可取則取可攻則攻吾國之勢常在敵人之上天下未有不可為也干冒威嚴不勝戰慄之至

牧萊脞語卷四

牧萊脞語卷五

書

雲山古透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李

懋宣

揚廷輯

上提刑侍郎文山先生書

天祥

某少從耆儒先哲求東身扶世之策於書無不涉獵  
求之經而璞玉隱沙茫茫乎其難披也求之史而魚  
鮭彌澤浩浩乎其難得也求之諸子百氏而粗梨橘  
柚皆可於口又滄焉而莫之擇也窮年矻矻蟬蠹其  
間如靈光之殿杙梁楹攄一不可闕而竟未悟揮斤  
之訣及質之伊洛先正迺曰學者莫將第一等事遜

與別人夫所謂第一者何謂也謂功名耶袞裳赤舄  
端坐廟堂之上噓枯如春刈奸如秋不動聲色而變  
化於兩暘寒燠之間以此爲第一可也謂科目邪則  
戰棘園之秋風分桂殿之明月一言寤主褒然舉首  
直卧餘子於百尺樓下以此爲第一可也謂文章耶  
則筆蹤奎緯聲振風雷臯鶴宵鳴松露秋滴片辭隻  
字流落人間世直欲妾婦莊騷奴僕鄒枚歸然自成  
一家以此爲第一亦可也及夷而攷之由漢晉迄隋  
唐諸公貴人染指利祿之鼎掉鞅文墨之場彪々炳  
炳落落磊々非不如市南宜僚之弄丸公孫大娘之

舞劍艷耳目而嚇愚聾曾未幾何往往散為淒氛噓  
為游塵直不過閑牕之野馬破牖之飛蠅草根葦叢  
之啼螿而又何羨乎且以帝馳皇驟之宇智作巧述  
之宙俛仰三千年間貿貿焉生世或居吾前或森吾  
後項領蓋相望而惟聖賢獨傳豈聖賢別有奇術哉  
其器識超邁其意度宏闊其材具魁壘而博碩凡所  
以卓然名世蓋有不依形而立不倚勢而存殆未易  
與俗人言也故天下無亘古不變之物而有亘古不  
弊之聖賢聖賢在世退若拙朴若拘慊若無所能而  
大如元氣屹如天柱莊重如高山喬嶽靠實如菽粟



水火放之則翻崑崙包磅礴不知其為博斂之則入  
織芥閔塵埃不知其為微穿天心摩月窟騎箕尾而  
駕風霆不知其神也壓高華排淮泗決泉壤而沂八  
埏不知其壯也故其私諸身也則冠珮容與璜璣鏗  
鎗行采齊而中陔夏也其淑諸人也則鐘簴擊撞金  
石扣應擊蒙悟而撒豐部也其施諸天下也則錯陽  
綜陰彌天位地為生民立極而為萬世開太平也槃  
槃乎其根而燁燁乎其華也愔愔乎其裏而颯颯乎  
其表也申韓以刑名鳴也不戰而自勝老莊以虛無  
鳴也不攻而自破公孫龍鄒衍以堅白異同鳴也不

辯而自默施之當時當時被其澤傳之萬世萬世蒙  
其休由今仰視軒輊世人談天而麾之幾天人然委  
巷士平居遊談猥議斷斷曰聖曰賢而何所行不然  
也學淪於汙見流於陋心術之窳而言論之舛也操  
履之雜而施行之謬也好慘刻者謂鈞距爲猶慈好  
誕幻者謂捨身爲猶錮好辯博者謂充唐汗漫爲猶  
訥深衣韋帶闊步徐趨平視世間齷齪卑溥之徒圍  
拱而訾之至若充拓襟期擔當宇宙出乎類拔乎萃  
爲第一流人物蓋優鉢曇花遼哉闊兮未易僂指一  
二數也先生抱命世之脩能韞稽古之實學年未弱

冠持寸管裊然首殿庭選不十數年持從橐擁旗旄  
駸駸挈八荒而霖雨之竭來持斧廉察湖湘士於先  
生孰不曰文章曰科第曰功名皆海內第一而先生  
此心其以第一自負者則區區悉測管窺固知尚有  
在也士之名世自有立身之大節其黼黻皇猷為歐  
周其砥柱橫波為胡揚文山文水數千百年淑氣鍾  
在先生一身聖賢事業蓋饒為之先生雖欲少貶使  
海內言在次二雖三尺童亦未敢雌黃其側也某生  
也後先生十六年繇好學以來即以第一等事相期  
蓋嘗稽之義黃堯舜以端其實參之孔孟顏曾以粹

其體充之周程朱張以翼其趨雖然羲黃堯舜游乎  
聖者也孔孟顏曾身乎聖者也周程朱張希乎聖者  
也游乎聖者難言身乎聖者難窺希乎聖者難詣冷  
然列禦寇御風七日復返斟酌深劑量熟直欲求海  
內第一流人物交之豪氣鞅鞅浩不能平回溯下風  
真如神龍噓氣夭矯九霄之上可望不可即今夏先  
生羣四方士試之列之激賞賜之品題將為一鷄橫  
秋之勸而某區區綴聳語言擢居榜右青黃溝中之  
斷宮商纓下之桐平居盱衡擊筑慷慨悲歌曾襟所  
期雖不以此為第一而此其兆矣大凡士之立志不

患其過高而常患其過卑過高者尚可約以聖賢之  
事過卑者終難習以聖賢之歸先生今倡之於前某  
雖不肖勉焉若駑馬蹠蹠以求闕於騏驥後固夙昔  
之願也非以茲試第一沾沾自滿也惟先生辱教之  
幸甚

代與肯齋李帥書

某受知左右差深伏閱知報庸奉 明綸起諸流落  
閑廢之餘錫以閭鉞專征之事甚盛甚休居今之世  
羽檄蓬竿積薪欲然冠蓋士齟齬然掉三寸舌曰不  
可爲不可爲嗟夫若袖手熟視而觀之是誠不可爲

也其間有慷慨激烈起而爲之如鷲解結如鋸斷根  
雖後來之成敗利鈍不可知而亦未見其真不可爲  
者天下之變愈激而後材以見故毛髮絲粟之材不  
撞則不鳴不綵則不緒使事而皆易爲也是無需於  
材也人主何庸急於求之哉世有操舟與弈者江濤  
滌渺風浪冥瀾魚龍騰驤蛟鱉垂涎一葉之舟溺焉  
而善操者或悠然以濟紋楸界畫晴霓飛布羣圍烽  
聚孤壘幅箬一着之碁衎焉而善弈者或翻然以活  
彼非有幸有不幸也處之異故也昔之善謀人國者  
不患變之日滋而患無策以制變不慮事之難圖而

慮吾不能以處事仗策而謁捫蝨而談所謂豪傑之士紛如蝟毛起者往々不出於承平無事之餘而常出於紛爭擾亂之日故世有紛爭而擾亂者非世之福也而豪傑之士多由是以出升陟之舉然後見莘野之所負牧野之誓然後見渭川之所蘊壘也而飾之陂也而傾之歌側也而扶植之狃以難而深其智警以危而增其思多爲之圖曲爲之慮日夕完補其敗缺而鋤刮其強梗者蓋未嘗以難自沮直付之不可爲者也使世無陟之升也牧之誓也伊望亦漠其無聞也今夫天下不幸而有難爲者乃士所借以自

見者也吾於晉唐而下得三人焉蓋有以一身而倡天下之義者咸和之晉綴旒江左弱不自振蘇峻擁兵歷陽突入臺城御至奪於掌股之上跋扈幾不可制人情洶々曾無窺馬足而先應者大真首以潯陽孤軍入援結庾亮糾陶侃灑泣登舟敵王所愾旌旗七百餘里鉦鼓聲震遠近卒致吳興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義興守顧眾皆以兵應破石頭馘蘇峻而翼晉帝於阽危之中易若反掌吾得之温嶠亦有以一夫而抗天下之全者曹操擁北方百萬之強挾天子令諸侯孫權據江東國險而民附而孔明董二輔一



劉豫州乃欲以爭衡而抗鋒方其妻孥道避當陽長阪間幾不能自立至乘單舸結周瑜水陸並進卒敗操於赤壁牽補架漏能以國自立於蜀者十有餘年此吾得之諸葛亮又有以一壘而居天下之衝者祿山自漁陽而來鼙鼓動地破長安攻平原河北二十四郡摧枯拉朽奔附恐後曾無一介之士爲唐家守城邑者獨張睢陽以孤壘彈丸屹立其間浚池隍增城隄誓死勿叛卒至蔽遮江淮賊兵不敢越境而南異時巡雖力竭不能自全而其櫜柱掎角有功中興者甚鉅此吾得之張巡雖然溫嶠與亮幸而事成者

也張巡不幸而事不克成者也之三子者當其慷慨奮身孤立事變間操一戈挾一矢畏鎗而馳橫槊而賦非不知運數之相乘也而援之惟恐其不亟又非不知事力之難支也或忘身而不顧者何也受若傭必力若役一念忠愛之天凡世間難爲之事皆臣子所當爲後來成敗利鈍不可先入乎其心者也故寧爲之而欲成毋寧以不成而自盡寧作而必就毋寧以不就而自墮竭力以經之盡瘁以圖之彼之變未已而吾之力或困如是則死繼之矣此三子之心然也明公當大任捍大艱抱溫嶠之忠負諸葛之材而

又激張巡之志熊湘千里何事不可爲世之議公者  
莫不曰已墮之甑不必顧將傾之廈不易支此未可  
以輕爲也而某之所以報知遇於明公者則不敢以  
世俗相待也受命之初此爲何時正高崇文卯詔辰  
行之時也正霍去病何以家爲之時也正申包胥不  
食哭秦庭之時也某所幾兵某庫幾財某廩幾粟左  
聯吳會右挾南粵收拾荆楚之奇材東向以援天府  
事成則爲嶠爲孔明不成則爲巡上可報累朝顧遇  
之恩下可副三湘倚望之志昔少康以一成之田興  
夏光武以一郡之兵興漢今熊湘數郡馬氏遺基猶

在蓋有壯且饒於此者而庸可以難自沮直以世事不可為藉口明公若勇於為某雖書生亦當屬橐囊掉馬箠以從鞭影惟明公圖之

與衡陽鄒府教子直書

聞之士之得於天者異則其自修不可苟工之斲輪憑而為軾推而為轍樞機而為館轄非不能運斤成風而規矩尺寸非受成於輪扁或棍而不可行士之習射弋竹以為鏃鍛金以為鏃翦翎截毛以為箭又非不能飲石沒羽而旋轉決射非北面於后羿雖力而不中是以業一技者端其範肄一術者案其軌作

必有則述必有宗步趨必有準繩皆師也矧士欲自  
修而俛俛然無師耶故世言師曰蜀犬吠日越犬吠  
雪吠所怪也師非咄咄怪事而可若蜀之日越之雪  
哉士修於身將用於天子之庭春風莘野之耕而升  
師之規模已定夜月磻溪之釣而牧野之體段已成  
淑其所趨者翼其所行者也足其所操者儲其所施  
者也磨礱其所習者發泚其所蘊者也天賦於我者  
何如而可索居無師以自誤其終身世亦有擔簞躡  
笈千里以相從者非病狂且矯也士而無師士之所  
甚懼也雖然師一也經師易遇人師難得經師云者

章句訓詁之末也。佔畢傳誦之流也。耳聞目剽，竊其糠覈，飽其土苴，即足自鳴於世者也。至於所謂人師者，果獨可聞以耳，剽以目，而囂囂自滿哉！吾甚悲今之士，所謂師者，憫如也。學詩者以轅固、韓嬰、毛公爲師，學書者以伏勝、歐陽生、大小夏侯爲師，學易者以田何、施、孟、梁丘爲師，以至春秋之丘明、公穀、儀禮之丘蒼、大小戴、高堂生、周禮之劉歆、杜子春、家傳、科斗、口誦、淹中、收、秦燼之殘、豈魯簡之脫爲釋爲注爲纂露，或會議曰虎，或論難石渠，凡經表章而來，一脈綿延，碩果不食，直接鄒魯爲單傳殘骨，積穀沾丐，來今

流布人間世為不刊之書皆經師也至人師則曠千  
百世不一見歷千萬人不一遇端委廟堂之上而萬  
彙被其澤從容燕居之間而萬世挹其風載之墳典  
鏤之六經雅行峻方皜皜乎其霜雪也醇規懿矩皓  
皓乎其日星也厚德重望表表乎其泰山喬嶽也凡  
世之人有心廣體胖一句終身未能行忠恕二字平  
生用不盡五年方成一箇信七年方成一箇誠回視  
聖賢在千古上如天人然終不能窺其彷彿而況欲  
溟滓俎豆之嗚呼人師難得未易以經師例論然也  
嘗竊怪魯泗鄒嶧之間由之果求之藝師之達執其

一偏一節世無孔子亦當不在弟子之列獨北面執  
鞭於杏壇間身沒之後廬墓而不忍釋萬章之問難  
公孫丑之辯博亦自足以名世而函丈之侍獨且甘  
心蓋孔孟者吾所謂人師而世不可一日無也故使  
今之士而遇孔孟未必不輕焉慢焉且訕訾焉而況  
肯若游夏公孫丑輩哉後之人才所以不及古者其  
弊往往坐此國家交五季之荒追三代之學獨於師  
席加意京師有學州縣有學而又有書院有精舍蒐  
擇師儒凡之饗舍俎豆秩如大裙襜如弦誦達乎四  
境日有課月有試三年有大比厚之功名以誘其機



廩之穀粟以養其身俾坐如箴行如銘步趨如準繩  
於聖賢事蓋眼之而不置手之而不釋也石鼓舊介  
四書院之列師席巋然 聖天子舉而畀之先生先  
生亦思之否以經師言則朝夕之講貫可稽也春秋  
之攷課可窺也楷模之託捨先生其奚屬至於人師  
則先生何獨隱乎爾也某生十歲而嗜學十六而績  
文黻弄雲漢之機杼釘聞俎豆之相梨元夫格人爭  
爲鑒別漕闡浪試首冠計偕東南經師巨擘多所造  
請獨於人師尚如重淵明珠崑山片琰求窺一斑而  
不可常得嗟夫墮喜啼眉弄姿康衢終不足以語毛

媼之靚麗木偶者流衣被文繡及較之王謝家子弟  
殊缺風流之氣象士之無所師者亦猶是也故高者  
師莊老辨者師蘇張勇者師賁育發軔一差燕粵香  
隔此揚之泣岐墨之悲絲往々懼其終身不復合也  
故因東上春官假道晉謁於經師之外求其所謂人  
師者則願與左右商之故嘗謂事必求而後得藝必  
擇而後精是以於師道皇々求而後止如或有彈遺  
調於五絃之軫鏗古音於九龍之篋而卓然以師名  
世者尚當袖瓣香以往

上按察秋山余先生書

恁

竊惟世道之相乘者有其會世會之相維者有其寄  
鴻靈幽紛鈞播沕穆闢兮汪洋翕兮微茫上下四千  
年間窪者謁者激者諄者乍平乍傾隨伏隨起如風  
水相蕩乎大澤之陂而靡所定止幾天乎雖然事變  
之來天所不容私而扶持之人天亦不能恣故其間  
有一事變必有一人材天不能使世之不爲春秋乃  
爲世而生孔子天不能使世之不爲戰國而能爲世  
而生孟子天所以爲世道計者固有所寄焉者也凡  
物苟至於不免而用之者天必有所寄步也而寄於  
車涉也而寄於舟養也而寄於菽粟病也而寄於參

苓芝木以至寄卜以龜寄載以馬寄耕以牛寄晨以  
雞寄祥瑞以麒麟鳳凰皆寄於物者然也而况宇宙  
若是其廣也日月若是其明也山岳川澤若是其厚  
且深也而可無人以寄之乎天生君子也煩之以劇  
而試其才徂之以艱而深其智投之以憂患而玉其  
成其力量堅凝其意度宏遠是非私君子也蓋私世  
道之會者也天柱折地維缺而斷鰲以立黃河傾瓠  
子決而負薪以填事日益生材日益蕃變日益滋賢  
日益盛天所以寄之者豈輕且淺哉古今無久而不  
變之世而有極則必變之人元會運世之相根也春

秋冬夏之相倚也。皇帝霸之相乘也。世不能常無事也。則亦不能常無變。使果趨而不返也。往而不復也。則由古幾何時。當塗炭其衣冠。鬼域其人民。何尚如今所觀哉。故物極則變。極則通。當其會者。曠數百年不一遇。而當其寄者。亦曠數百年不一人。渾淪初剖。人文熙皞。天固不能逆。知有洪水之變也。而天生神禹。山攢泥橈。梓草爬木。鑿龍門而注之海。俾一世受降丘宅土之福。玉帛塗山。犖祀四百天。亦不能逆。知有升陞之變也。而天生伊摯。躬耕莘野。幡然應聘。直以胷中所樂。堯舜之道。輔其君。俾一世免于日

曷喪之憂孟津一舉歸馬華山天又不能逆知有三  
監之變也而天生姬旦演易制禮膺戎狄懲荆舒驅  
犀象取龍蛇而放之菹俾一世覩衣冠禮樂之盛無  
陂不平無剝不復無險難不夷有變者有變者當  
其變也如晴霄麗日而迅雷駭電倏裂石而破柱也  
如明堂大廈崢嶸突兀忽傾以阨也如平湖澄川風  
濤驟驚而蛟鼉魚鱉變怪雜出而可驚可愕也若是  
者天亦無所容力其間者也及至於人之變其變則  
風雨之過也而復齋廈屋之崩也而復支波濤之喧  
也而復澄天之所寄以人者似不無私焉子思子曰五

百年必有名世者出夫名世云者即世會之所寄者也故於其會也最可觀世變於其變也最可觀人材今之時何如時也其升降之機乎其往來之交乎其忠實文之樞乎吾不知天之於世其有寄焉否也某日夜籌此熟矣惟是抱負耿耿不獲自騁猿狙之與羣鹿豕之與伍其操觚被穎既不生身蘇黃之世放浪赤壁遊戲江湖時出奇語以驚動千古之士其執經問難又不生身朱張之世外屨二金石擊撞探賾突妙以披抉聖賢之秘至其橫槊策箠彎弓挾矢又不及生身張韓劉岳之世決勝千里高築京觀炳

炳然圖形凌煙閣上爲磊々落落之人袖身山林位  
不足以紓其志勢不足以充其澤起視光景眇々愁  
予乾坤非不廣大而人但覺其跼蹐日月非不昭明  
而人但恨其黯曖端居之暇蓋竊谷衮於史筆之森  
嚴陽秋於月旦之評豈痛哭流涕於策書之慷慨日  
夕矯首而望於天曰整月觀之碁而活着支秋風之  
屋而崇霄豈無默然當此寄者而明公以正元之朝  
士撫百六之冥會攬轡湖湘以文墨飾法律以仁義  
鋤強梗吏貪解綬民困增禱問者按臨吾邦興崇學  
校名騅在轡如意在手旣而揆之於心曰天母乃以



明公寄世變者乎徐而窺之則志欲伸而輒撻道欲行而輒尼或掣肘於寮案或忤旨於權豪幾若鋸齒齟齬而不合吾又不知天之所以寄之者何如也夫天之於人其生於前者未必不佑於後聖賢之心視其變而聽之者曰順天窺其變而圖之者曰畏天順天者全所寄者也畏天者稱所寄者也天之所寄者謂何而可自負耶故變有難易而道無難易變有逆順而道無逆順委曲而通之堅忍而需之勿倦勿沮世道其少瘳乎愚不敢妄喙敢以世道之所寄者與明公商之不審明公以爲何如

謝李簽事書 琪

側聞士非遇知之難而所以受知者之不易蒼林之  
崖荒江之濱產琬琰之闕寶操孤桐之雅韻擊燧  
燧錚々隱々不與砒砒鄭衛伍苟具耳目者皆灑然  
異之謂之不知不可也而為工若師或非卞和鐘期  
者流則雖垂棘夜光雲門咸謨橫陳道左終不足以  
收名定價的然名世何也所知者非遇乎所當知者  
也故士不患不遇知於當世而患不遇知於君子凡  
翔而後進擇而後合其所以不肯自輕其身者非矯  
且傲也榮於今者或辱於後而一時之達者未必不

貽他日之憂宇宙問抱膝草廬班荆衡必扣角而歌  
捫蝨而談負苓荷蓑而隱韞藏魁竒儻不得王公大  
人提携湔洗遂為抱葉之蟬飲泉之蚓影沉踪匿湮  
沒無聞者何限至巧且譎者則投光範之書通禰衡  
之刺眩鬻瑰磊奔走當世以求技拭技濯脣之不憚  
煩其或當路者過而眄之則蚊附驥尾千里風雲起  
於跬步不至珠玉無因而按劍者非不可誇當今艷  
後來也而自春秋責備者評之則以託根私門之桃  
李歛翼權貴之罝羅為媚為奸為屈節世之人且訕  
且嘲且唾罵終其身竟不得俎豆聖賢君子之列是

知之者適以誤之也彼士所以不肯輕於一受知者而豈徒然哉漢唐而下韻人秀士奮身泥淖之中拔擢青霄之上者不少就其間每以受知之得其人與不爲斯人終身是非善惡之決賈誼洛陽年少而河南守吳公聞其材華論薦諸朝今讀治安一策如景星鳳凰之爭覩歐陽詹閩嶺秀士而觀察常袞薦拔與爲賓主禮後來舉進士號稱龍虎榜若誼若詹受知於吳公常袞者宜也君子不謂誼也相如子虛一賦神奇詎詭非不壯麗何廼託狗監揚得意以見馬周封事慷慨磊落非不忼直何乃階中卽將常何以

進若相如若周受知於揚得意常何者設也君子不  
謂宜也所貴於士者保身如珪璧而不輕琢於拙工  
之手護名如絃琴而不妄鼓於市門之徒蓋遇於非  
所知者不若不見知之為幸也先聖有言不患人之  
不已知患不知人也夫欲人知我而必先欲知其人  
何也蓋人有不知則彼之賢否不可測吾受知於彼  
者亦與有愧焉故也且唐之言真元文士巨擘者啞  
啞然曰韓柳韓不受知於皇甫鏗李逢吉柳乃受知  
於王伾叔文一時嗜進者孰不羨柳而惜韓萬世而  
下韓不失為剛直之士柳乃負趨競之名士固不可

輕爲人所知也昔者孔孟之心未嘗不仕也當時之人亦豈無翼之而仕者使躁且輕者處之必急於求而孔子轍環天下寧忍其身之窮不肯受知於癰疽瘠環孟氏游說諸侯寧抱其道之否不肯受知於臧倉王驩噫癰疽臧倉輩之知非不可羨也而終不肯俛焉下之孔孟之心固自有見焉者也士學孔孟之學也袖手丘樊必擇端人元夫而後引脰求伸者非拙也充也固亦心孔孟之心也如某者少也以學問自勉而未闡其藩長也以功名自許而未濟其岸間以文鳴東南宿老耆儒或欲吹送青雲之上所遭非

人亦未肯俛首出胯下若微福木居士者更輩幾何  
時受知亦不少嘗見知於秋山余公又見知於孔公  
迄今局縮荏苒不一前者蓋以所知猶未定也切聞  
先生以中州文獻之故家領湖湘廉訪之重寄狷剛  
公介凜々戢貪清如河水之潔肅如秋霜之嚴明直  
如清廟朱絃之䟽越其治行為吳公其名望為常袞  
蓋當世端人元夫者也擢轡之暇勉勵學校葺宮牆  
而補其剝精權衡而剔其偽嚴課試尺度而蒐其真  
且實某乃持薄技鼓布鼓於雷門先生不彼拔諸論  
秀之上且稱道所業不置口私心不覺折屐某非靳

靳焉自喜也公正如先生道德如先生而忽蒙空羣之一眚故一受知不足喜而得所以受知者真可喜也今日所知蓋如誼如詹受知於吳公常衮者也而非若馬周相如輩也持是而號於天下曰知己曰知己則君子亦竊避之用裁書為所知謝惟惠教之甚

與府尉王靜得書

某委跡蒼苔默窺天下士有映雪虛簷照螢破壁糝經糜傳循行數墨蠅鑽蟬蠹於殘編斷簡中日記數萬言吃々窮年禊不輟誦者問之則曰吾欲尚友古人者也又有負笈鱣堂躡履龍門訪陳農之異書詢



子雲之奇字舍者爭席煬者爭竈百舍重趺坐春立  
雪屑之不憚煩者問之則曰我欲取友今世者也攷  
之於初皆切怪之二子者何居既而反觀之身白圭  
之玷而無與磨也鏌邪之鈍而無與淬也鏡奩之昏  
而與拭也然後知士覩古今之會果不可無友也義  
理無窮古今無盡是以求友亦無限嘗試仰而觀數  
千百載之上伊規旦架森嚴在前莊錄騷經珠玉在  
側彪炳浩泚由今睨之若天人然皆欲爭先覩之爲  
快故世之士猶舐淮南之鼎者皆可仙飛得宋人不  
龜手之藥者皆可封侯古之人古之人其可友者何

若是也俯而觀千百載之後程書朱傳炳々粹言柳  
骨韓筋烈々硬語渾浩磅礴當時視之直望塵雅拜  
欲執鞭而不可得是以賁沈之文過泗之警班荆促  
席倒屣論心偶不獲見則終身抱恨而不滿今之人  
今之人又何其可友也嗚呼友古者以言友今者以  
神友古者聞而知友今者見而知抑孰知古人不獲  
友令人不能友而至有交臂失之者乎且以古今之  
最可友者孔孟也孔子之道尊如日月孟子之功大  
於洪水自南面而下及於閭里之士孰不北面跪拜  
於其側千古在前萬古在後皆爭欲友而不可得者

而當時陽虎之畏沮溺之嘲何其不知友吾孔子也  
臧倉之嬖王驩之簡何其不知友吾孟子也夫以後  
世欲友而不可得而當世之人乃不能友之孔孟固  
無憾也而人之有辟於陽虎臧倉輩者固深也而友  
之不可無者其端使然哉某之求友亦非一端矣髮  
未弁時父師規以六經子史百氏之書研數句讀鉤  
探玄微即當羨古人爲當友少長携所業售知於當  
時聞人莊士如古心文山諸老一見猶歎延之階地  
亦幸令人有可友靈脩數化壑改舟移轂碎歌壺驥  
心千里僻居謏聞不敢妄訾前脩彫落海內直無可

友之門側聞 靜得先生壯年從學廬陵有志古道  
於巽齋諸前輩則師之於須溪中齋諸公則友之摘  
鬕一第種菊籬東即有學遁東魯之想曾不朵頤羊  
鼎効夸毗子邯鄲之步其道德可範也其文章可敬  
也人豈直友之哉若某隔南雲之一片則同鄉也聯  
家兄之一榜則同年也托二同之契而顛倒力役出  
門有礙竟不得撰戶外之履二幾人乎中間聞有入  
湘雅興嘗拂漁磯洗茶甌呼北山之靈而告之曰靜  
翁盍歸來乎既而不果行也檉洲不鄙乃持牧萊之  
藁而塵滓峻清某曰此非所以求友也檉洲苦持去

某遂蹶然起曰古人不可得而友得友今人斯可已  
今人不可得而友得借斯文亦可已若此編一傳金  
篋刮膜獲聞一言以自警編其謬而藥其狂或因是  
以無愧於古先達人而亦可畧窺當世之士則雖未  
友猶友也檠洲點頭以爲然遂拜尺書左右而并寓  
於古今求友之說惟辱教之幸甚

牧萊脞語卷五

牧萊脞語卷六

記

雲山古透陳 仁子 同備述

門人李 懋宣 揚廷輯

清溪巖石鐘鼓記

茶陵山水與祝融相伯仲絕江而北半舍平畦廣隧  
嶄然數青峯出雲外者清溪也溯清溪帶流而上涉  
畏途經青臺古刹一竅呀然懸嵌嶇者虛岩也崗嶺  
重複條蕩蔽虧洞口靚深吞雲飲霧間詢故老相傳  
指爲蛟螭遺藏之湫戊寅春避地岩近暇日篝燈緼  
火呼樵青六七輩偃身徑入始窪而隘漸窈而幽中

乃房櫳閨榻迤逦寥豁有按地峭出如頓鼓者有飛  
懸崩空如繫鐘者錙鏤文彩儼若良匠琢削非金非  
非石非木考之砒然各以其聲應奇哉石乎鏗錡韞  
鞞虞廷九奏之音嘻其久不作蓬萊宮矣使今季札  
有耳亦將灑然異之也凡物寓宇宙間以奇名者必  
以奇禍玄圃之琨琰朱提之白金溟海之珊瑚瓊樹  
皆奇物也達者貪窮者羨貪與羨之心生而禍日益  
滋石非尤物比也而偶以奇自名亦以奇自禍奇章  
平泉翁數子最嗜石窮幽扶深舟漕輟運以供眼界  
奇觀身死之後諸公貴人不奪不饜淒為游氛荒葦

禍府怨媒至以禍其家陳帝封三品裕陵築良嶽世  
間瑰竒萬牛挽之不前悉昇致苑中愴夫壬人伺熾  
搖毒借名起綱重為生靈源之無窮之禍而社稷隨  
之至以禍其國天之生物也一氣磅礴於宇宙間隨  
象賦形峙者為山拳者為石皆物之自造庸詎知流  
委濫觴直為天下尤物石禍人邪人禍石邪今之見  
如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鷄灸者不少琴瑟書冊彝鼎  
款識凡可喜可翫可以娛目之物皆為當路懼以威  
壓以勢搜剔漸盡使是石幸而迹銷影滅全年泉壤  
隱然與豐山之鐘岐陽之鼓並存人間世真為山中



一段奇觀抑未知是石終得以悶其奇否也山靈有知煩爲呵護勿擊勿考慎毋以奇名世亦毋以奇禍世時戊寅三月朔日里人前進士陳仁子遊此併記

梅友堂記

梅友堂者古迂子爲梅取友之所也一介之士必有密友物惟有所比也故亦有友蜂與蝶爲友夔與蛟爲友蛟龍與魚鱉爲友方類聚物羣分者然也况草木吾臭味者歟余自丙子更革越明年秋先廬兵燹又越明年春昉市族叔祖故居脩元堂耳缺董、支風雨鑿牖其東以爲齋黃土其西以爲臺不植別卉獨昇

先世老梅一本被濯靈根封拳土國之已而月影穿  
雲霜花印指襟被隱几榻二華脊若有人兮雪骨冰  
肌縞衣練悅翻二來前曰吾南昌之仙尉也君不翦  
而置之江南顧延之上座域以輿臺恩在吾心死在  
吾子孫也天風浙瀝環顧旁皇照影自憐疇可爲林  
下刎頸交者君盍念之予謂曰子奚患無友沙清水  
淺日暮歲寒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有翠節蕭森亭二  
淨植映虛簷而侵書帙者非子之友乎曰是孤竹國  
之民也離世獨立其流也孤恐渠不易與吾友也又  
有碧髮鬢鬢蒼二偃蹇撼風雨而影龍蛇者非子之

友乎曰是秦大夫之輩也舐鼎爵祿其流也汗吾亦  
不屑與渠爲友也余游思其友不獲乃諗之曰子識  
栢皇氏之冑乎煦濡雨露傲睨風霜黛色參天皴皮  
溜雨可以登荆貢可以斲魯宮可以掩映諸葛武侯  
之祠其節槩比孤竹君而不孤其氣味比秦大夫而  
不汙若三聘是翁與子締金蘭之契膠漆之朋子無  
愧於渠亦無嫌於子意何如仙乃掀髯抵掌曰  
是畏友也吾夙願納交幾交一臂失之者弄印無以  
易堯矣須臾夢醒東方半明翠羽噉嘈刺樹間則  
老梅獨立凍蛟背矣辭若竹退若松搜訪離落物色

雙栢夾植左右儼然二豪之侍側梅亦欣々有德色  
矣仍歎血而盟曰我母烈度爾母我醜生同行藏死  
同榮朽願爲三生莫逆之交而母如鄙生之賣友時  
庚辰春正月古迂翁記

迂樂園記

人各有所樂伯牙以琴右軍以書米元章以石皆樂  
也惟物亦然蛙樂乎沼蟻樂乎埕魚樂乎江湖禽樂  
乎山林聖賢之適其天也亦然顏籛瓢而樂孔曲肱  
而樂莊生觀儵而樂而子將奚樂戊寅得叔祖舊隱  
放浪林谷間越六稔癸未秋再市鄰第居夷爲小圃

碧石穿圭門曲甃翠徑四序佳卉檻致遠方無難色  
隔墻鄰義井剝筒引流漑灌花根且沼其窪者時  
若蒲若荷又倚其陰者卓若亭若臺日勘書倦必一  
到則携賓侶吟嘯花側席茵枕石世氛野馬悉麾  
扇外視世間睚眦之樂萬金不肯易間再拜乞名於  
叔父山泉翁書迂樂二字畀之子謝曰今非迂叟  
獨樂時也子奚弊焉以陶鑄天下爲事溟滓然第  
之哉叔父曰吾語爾凡人相與必曰樂有古有不  
古可樂不古不樂也効西施之蠶者志其醜學邯  
鄲之步者志其鈍昔周茂叔教人以尋顏子所樂子

曷不尋迂叟所樂者乎聖賢所樂如穴地及泉脈、  
相貫登山臨水車履良苦豈直荒志遊賞間哉仁者  
山智者水固各有所寄焉者也迂叟之樂何樂也未  
易與俗子言也獨樂之樂其寄也異時熙寧初荆舒  
之黨設新法籠天下利幾斷國家命脉公是時顰眉  
行窩不暇一援手龍卧洛濱駒隱丘園青山在屋上  
流水在屋下此亦一迂叟一旦相天子撫中國悉取  
熙豐一切不堪之政解弦而更張之海內忻、如在  
春風披拂中遼人至戒邊吏勿生事此亦一迂叟以  
人觀公、之樂誠自樂也以公觀公、非獨自樂也

平生相天下手段歷歷寓在獨樂園間凡擢用程蘇  
劉范諸君子即愛花種竹氣象也屏除惠卿子厚流  
竄嶺徼即雍蕭剛蘊氣象也罷鹽鐵青苗保甲保馬  
如噐將敬不動聲色起而正之即吟風弄月汲泉灌  
渠閑雅氣象也公之樂蓋以天下而不在乎山水園  
林也世人抗論橐駝種樹之翁東門賣瓜之侯例以  
公俎豆其間是直以小人之腹量公者今天下可爲  
迂叟勉者尚多樂而必迂叟者誇也樂而不迂叟者  
汙也不誇不汙而惟迂叟之步趨似與不似吾不得  
而知也吾將日課子矣陸羽味水淵明琴無絃是當

以遊乎方之外求之而安用語人哉小子識之遂再  
拜剡所誨之語於壁且以自勗云時甲申三月朔園  
主古适陳恭記

石菖蒲記

石菖蒲佳卉也雅而不滌介而不汙蕭森而不棘好  
之者蓋不若知之者灌圃之隙嘗冥搜巖穴竒石或  
卓削而竇者或磊落而窪者濯去泥土剝其中毓數  
十本雜貯以瓦斛石盆朝夕課樵青汲生水活之翠  
苗裹煙綠春森劍蒼然書牖吟几間可愛可慕予豈  
徒好之者哉蓋立身風節隱然參到古聖賢者四未



易與俗人言也以物觀物則物無非物以道觀物則物無非道竹爲夷之節菊爲陶之隱蓮爲茂叔之君子物非徒物也是草也蟬蛻泥淤抗立清漪靈均之衆濁獨清也退居寂淡以清泉白石爲菟裘游岩之泉石膏肓也養植之法春不雨夏不日秋不露冬不霜雪康節翁之時有四不出者也至於遠弃脂汚日須清水方暢茂則又成湯之日二新又日新者也謂物爲物何我非物謂物爲道何物非我前三者賢之事後一者聖之事參到聖賢地位將耐寒苦甘澹泊葉纖而長色臞而光皜然獨立傲睨物表而與幽人

勝士齊芳若世間可敬爲竹爲菊輩尚不敢相伯仲  
而况桃李之麗俗姚魏之繁靡其將避君三舍乙酉  
七月朔記

劉氏留畊堂記

穹壤間可畊者何限販夫販婦規圖鼠壤營計鹿瞳  
捐之然耘耨播種間耒耜畚鍤日尋於其上者如魚  
鱗其心固幸一歲十秋多儲厚蓄以貽後嗣甚至指  
鄰困之菽粟以爲子孫霜露之感時運而往我躬不  
閱皇恤我後一時罷精憊力以耕之者未必其它日  
之果能取償否也劉君正甫吾友也餐江湖氣味二

十年歸卧牛下有田可種有圃可漑俯仰伏臘無欠  
無餘廼掛襜褕放犢捷袖手不耕築室東偏日閱圃  
史間走熊湘問名於平遠趙先生大書留畊二字扁  
之世之畊非但農也嘗有留而不肯盡者此有遺秉  
彼有滯穗非不能竭而取也天之賦物各有定分日  
計之不足月計之有餘約於今者償於後也亦有盡  
而不復留者竭澤而漁明年無魚非無魚也旦々而  
取之蔗雖廿一嚼之外無餘味也鄰之子嘗誦數而  
俠取深謀而巧掇豐儲峙積困廡多藏以爲後謀非  
不欲飫後人者矣曾未再世而報踰其量朱薨碧瓦

化爲愁氛淒爲枯葦殫於塗瘠於溝直不滿圻者之  
悲巧於留之者適以誤之也故凡有所遺而留之者  
不若無所遺而留之者之爲真有所遺者任力無所  
遺者任心有所遺者常不給無所遺者常有餘是以  
寬於裒者贏度外之餘波而詳於取者多術中之隱  
禍方寸一泓其廣匪衡從之畝也其益匪二頃之饒  
也而餘芳流澤溉根食實玄曾者畊之三世希不失  
矣雲來者耕之十世希不失矣厥初所以不敢盡者  
乃所以爲無盡也世之君子大巧若拙大智若愚材  
竒而不試術巧而不扶贏金之不遺而獨遺以經彼

於子孫俯仰之資非忽然也詒厥者典則燕翼者豐  
芑留長物以遺之者其視留此以遺之者何如耶由  
百世之上等百世之下正甫不盡耕而聽其子之自  
耕子又不盡畊而聽其諸孫之自畊絕桔槔之機心  
息夏畦之塵勞天有餘財而不肯罄地有餘力而不  
肯竭方將抽南華之經繙柴桑之詩抱子弄孫笑傲  
乎南畝間仁義以植之恭儉以耜之慎言行以獲之  
吾意君所留以遺後者視世間田舍翁不既多矣乎  
如或有執彼所留而誚君者將憮然應之曰卿自用  
卿法玄默執徐夏四月友人陳仁子記

劉學正小天柱記

南方之山巍然高者以百數而衡為宗衡岳之峯五  
出而天柱為尤間嘗捫蘿剔蘚敲石室宿穹林精靈  
歔歔蒸嵐瀕洞縷脉碎繡新綠孤撐竒觀層出應接  
不暇幾摩星斗拂河漢而不知虎關之近咫尺也劉君  
如齋頻年湖海粹攬岳雲之秀辛卯秋捧檄學臺督  
餉九疑獲片石於李氏似割南山一股者色黧而膩  
峯兀而頎若竅玲瓏而摩豁一柱聳空旁無副造直  
溟滓然俯天柱而第之且云李氏寶之數世而始售  
於余歸苴茅土而封之曰小天柱竒哉觀乎物莫競

於相形鳧鶴之相形也以長短鵬鷺之相形也以遠  
近彭殤之相形也以壽夭至於形之小大也亦然莫  
大於天地而秋毫爲小莫大於須彌而芥子爲小山  
之在宇宙間坳者垤者窪者竇者側者千竒萬怪各  
以形自詭若滕薛爭長漫莫詰其故世之登東山者  
小魯登泰山者小天下所處之地不同故所見異者  
然也而何足以知山凡山有形者有不可形者若以  
形較之天地也須彌也秋毫芥子也洪纖巨細懸絕  
而不可比若以不可形冥之則天地一指萬物一馬  
塊視三山杯吞七澤一以爲終南秦華之高吾不知其

為大一以為平冢丘垤之微吾亦不知其為小故藏  
宇宙於粒粟納山川於鼎鑪持此以諗於當世之人  
皆訝然曰誕而不知其趣然也如齋曾中立壑愛護  
石峯圍之雕欄寘之棊几左圖右史吟哦欠伸之暇  
摩挲拂拭春粧匪濃秋拭匪薄流泉杳々花草冥々  
曾不啻鶴鶴棲松猿猱絕壁之竒觀而朝夕焉傲睨  
石側雲煙滅沒七十二峯之勝蓋將收拾而有之又  
不知孰為大孰為小孰為天柱孰為卷石耶雖然藏  
山於澤半夜有力或負之而走劉君珍護斯竒誓同  
出處他日一柱擎天萬仞壁立孰能為之大而詎止



曰雖小天柱必有可觀

曲肱樓記

古迂翁歸休東臯之上溪友過從輒烹伏雌相勞苦  
夜漏下十數刻踰牆暴客儵瞰玉川老屋書冊琴瑟  
幾不免乃移憇城東南陬之僻巷湫隘局趣旋闕小  
樓度頗圖書廣不盈丈袤倍之扁楹顛曰曲肱天淡  
霜寒鄰圃梅半花命客洗老瓦盆落之酒半酣客有  
訾予者曰曲者元叟所惡也凡曲臂以取物曲膝以  
便坐曲心以徇人者人必唾弃之而子奚曲之取吾  
見世有穿穴經籍漁獵圖史著論美新成莽之墓托

辭禪讓趣操之奸曲學以阿世者子將爲之乎曰否  
吾見世有鑽刺要岐策探權徑媒合景監網秦之官  
媚求承璀釣唐之相曲步以取貴者子將爲之乎曰  
否吾見世有貪三廉五鬻貴市賤洒削鼎食襲質之  
饒胃脯連騎慕濁之贏曲術以取貨者子將爲之乎  
曰否若是者客三問而三不答徐譬之曰曲其心孰  
與曲其形曲其天孰與曲其人元子之惡心而天者  
也孔門之樂形而人者也向吾與子學焉步焉計焉  
一切以曲計吾之身當衣繡腰玉積膾盈困高其閥  
大其門結駟連騎與馬上貴人分庭亢禮今頽焉嗒

焉陋巷之中身不過癯儒樓不過容膝方將挾冊伊  
吾飯蔬飲水曲肱而枕其中吾視世人不能爲吾之  
曲吾亦不能爲世俗之曲也反世俗之曲而任吾肱  
之曲移此居鄉恂恂閭閻犯而不校施而弗報駢款  
段馬乘下澤車使里閭稱爲善人記所謂並坐不橫  
肱者也移此涉世驚濤瀕洞隨起隨支屹然砥柱於  
龍門伊闕之側傳所謂三折肱爲良醫也移此立朝  
峩冠虞廷弦薰風九奏之琴書所謂股肱起哉者也  
孔所樂之曲非元子之所惡元所惡之曲非孔氏之  
所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子非吾亦安知吾之曲哉

客於是火噉舉酒相屬以杖扣其肱而歌曰曲哉曲  
哉其曲而不屈者哉歌闋援筆書之以示世之好曲  
者乙未冬至後五日陳某記

山南尹氏茅亭記

嚮乙未秋初侍左丞橘齋史公座抗談吾邦文物彪  
蔚至口續古蒙求編不置且云是家數文字一部史  
經緯曾臆問安得介致之予曰是尹兄山南所輯也  
隱君子也秋山館之不就東軒招之不來名可聞身  
不可見也越明年春山南諭予曰予厭世囂近域片  
地牆東爲索隱菟裘書挹松雲宵映羅月且取吾楚

所產而羊頰嘗不貢者做瞿曇氏蓋頭法卓亭其上  
畚若竹若梅若蓮菊雜植之瓜疇蒔畦井如也於子  
意何如予曰是亭也其有大古隱者之趣乎予夙對  
史公語猶信魯臧孫論清朝之茅曰昭其儉、近古  
者也古以朴今以華朴故質實而不文華故矯飾以  
爲麗身將隱焉用文之苟務飾焉匪隱也春秋諸子  
善覘人國於服食室廬之末皆足知其運祚脩短觀  
人也亦然故采椽不斲茅茨不剪知其人智中必古  
也山節藻梲丹楹刻桷知其人智中必不古也山南  
於是亭也不苦以瓦不塗以堊不雕鏤以文采逍遙

是間筆牀釣具紋楸茗椀凡娛意適心之具羅絡左  
右理圍隙間抽架上先秦古書吾伊一通戶外屨滿  
虛左延上坐磊落道古今成敗得失浩浩萬古磅礴  
曾次直若翱翔馬退山之陽未易以令人窺也大巧  
無迹至素無文道惡乎古而有真僞言惡乎古而有  
是非杜南瀼西之茅屋古也馮道夾河之茅庵亦古  
也杜以止馮以仕杜之詩史千載之馨馮之雜傳千  
載之醜杜和馮邪居亭主人心古貌古行亦古其決  
擇於斯邪若予者偃偃穹壤間方將棹濟泗轍燕秦  
歷覽英雄戰爭之道迹自詭儻素願少間倦遊大夫

須襖襖映日茅簷共汀鷗沙鷺長為亭下狎客

劉潤夫定字記

茶陵劉氏世業儒其別裔潤夫突弁操觚月旦談不  
容口聲譽闕且都科目廢無繇自頽間守先世讀書  
所號定字視蒙莊縣解幾似悟入榮名得失直觀雀  
蚊蟲相過乎前持諗予予謂子氣尚卓犖春秋鼎盛  
躡齊晉燕趙歷覽章亥所步弁繻題柱書馳宵鷺皇  
皇斯世且操筆接浙不給而奚以定爲此殆杜德機  
也吾且不及彼乎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  
涯隨無涯定乎哉世稱天地四方必曰宇乾窅然而

清以升坤墮然而濁以承覆若盆垂若屏明媚若雲  
母甲帳峙爲山流爲川維枉挺垓閤歷數百禩顛  
齧戴而不騰振且跌其或冥颯晦颺矣氣垂刺震動  
崩竭俄而東西易位夫焉有所倚至棟宇也亦然柱  
以杞梓庀以陶瓦圍以蕭牆重壁房廊戶牖截若蒸  
布設不幸風摧雨剝蟲蠹蝸蟻積焉阨焉漠不可支  
而庾維人襟宇也亦然斂以七焦以三官天地府萬  
物經籍寄焉義理臧焉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其忻也  
孰思其慘也孰觸與接為構日以心闔慮嘆變熱姚  
佚啟態譬蒼狗萬變相禪若環莫知其所為使怵於



爵祿而鞭可執壓於刑僂而閤可投眩於死生禍福  
而手版可倒持一泓靈臺擾擾焉風中之蠹靡所舍  
止若是者其固然耶子之定也吾不得而知也子之  
未定也吾亦不得而知也吾所知者子儒也而非釋  
也將毋同釋凝於定而不屑應也儒淑於定而未嘗  
不應也志學也而擅素王之褒貶心齊也而具四代  
之禮樂不動心也而交齊梁之贖幣視瞿曇種子合  
神於漠遊氣於淡闕其死灰木雁何啻九牛一毛凡  
定難定而不止於定倍難子之材具蓄於曾素定若  
洛陽一書河汾十二策其於游刃必有餘地方將旅

新豐扣光範大則位置堪輿小則束諸儒燕說而搯  
其咽褰裳重鹵相勞苦上東門外固不屑隱几鑿坏  
槁項黃馘偃息定宇間於子意然否潤夫曰是吾志  
也定宇其寄也遂書以記

牧萊脞語卷六